

说
俗
兴
话
的
玉
凤
嫂

俞振飞



徐俊
编著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SH.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说绍兴话的玉卿嫂 / 徐俊编著.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751-412-1

I. 说… II. 徐… III. 越剧—艺术评论—中国 IV. J82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9496 号

书名: 说绍兴话的玉卿嫂

编著: 徐 俊

出 品 人: 费维耀

封面题字: 白先勇

封面摄影: 马建平 张 潮 李衍聪

责任编辑: 朱凌云

封面设计: 张景林

印务总监: 李霄云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网址: www.shwenyi.com

上海音乐出版社网址: www.smph.sh.cn

电子信箱: smphmail@163.com

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0 面
图、文 148 面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80751-412-1/J·362

定价: 3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21-36162648

目 录

1. 绍兴版 玉卿嫂 白先勇 1
2. 玉卿嫂 日记摘抄..... 曹可凡 3
3.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尤伯鑫 14
4. “通水树木”是立院之本..... 胡筱坪 19
5. 越剧《玉卿嫂》的制作与舞台艺术风格呈现..... 张 余 24
6. 《玉卿嫂》——从小说到舞台..... 曹路生 31
7. 《玉卿嫂》之魅——关于剧本改编与舞台处理..... 徐 俊 39
8. 永远的悖论——关于越剧《玉卿嫂》的对话..... 徐 俊 厉震林 47
9. 在继承的基础上努力创新..... 方亚芬 61
10. 化景物为情思——谈越剧《玉卿嫂》舞美设计..... 徐海珊 65
11. 曲为心声——越剧《玉卿嫂》唱腔设计感言..... 陈 钧 71
12. 越剧《玉卿嫂》服装设计的感想..... 黄耘瑛 74
13. 《玉卿嫂》三人行..... 荣广润 76
14. 春雨润花红——谈《玉卿嫂》从小说到越剧..... 陆士清 81
15. 情殇——论略越剧《玉卿嫂》的改编..... 戴 平 90
16. 评新编越剧《玉卿嫂》..... 朱栋霖 96
17. 一次美的享受——品越剧《玉卿嫂》..... 徐企平 王 昆 105
18. 从传播角度谈越剧《玉卿嫂》改编..... 王 群 113
19. 与叶长海教授谈越剧《玉卿嫂》..... 叶长海 王淑瑾 122
20. 她从文字里走出来..... 赵丽宏 124
21. 萦绕不去的声音和影像..... 张 毅 杨惠珊 127
22. 新派小生..... 程乃珊 129
23. 充满期待的《玉卿嫂》..... 马莉莉 132
24. 永远的玉卿嫂..... 殷健灵 134
25. 探头张望玉卿嫂..... 李衍聪 137
26. 体验之旅..... 李欣然 140

后记 144

《玉卿嫂》主创名单 146

绍兴版《玉卿嫂》

白先勇——作家、越剧《玉卿嫂》艺术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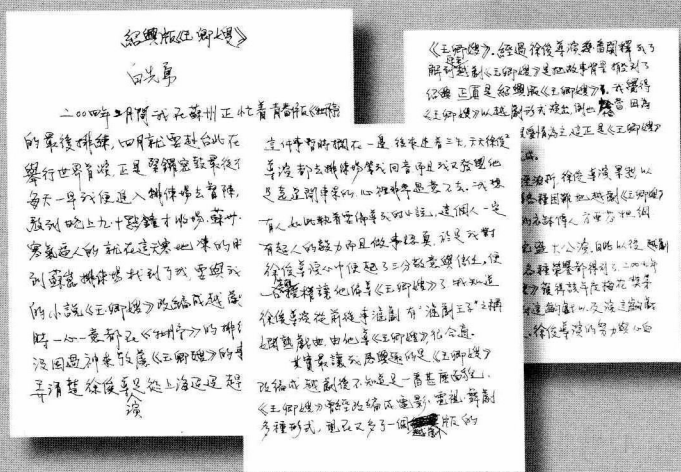
2004年2月间，我在苏州正忙着青春版《牡丹亭》的最后排练，四月就要赴台北开始世界首演，正是紧锣密鼓最后冲刺的阶段。每天一早我便进入排练场去督阵，一天下来往往要熬到晚上九十点钟才收场。苏州二月天，天气还是寒气逼人的，就在这天寒地冻的时刻，徐俊导演到苏昆排练场找到了我，要与我商洽把我的小说《玉卿嫂》改编成越剧的事宜。我当时一心一意都在《牡丹亭》的排练上，一下子还没回过神来考虑《玉卿嫂》的事，并且也没弄清楚徐俊导演是从上海迢迢赶来的，就把这件事暂时搁在一边。后来连着三天，天天徐俊导演都去排练场等我回音，而且我又发觉他是远道开车来的，心里非常过意不去。我想有人如此执着要编导我的小说，这个人一定有超人的毅力而且做事认真，于是我对徐俊导演心中便起了三分敬意与信任，便一口答应授权让他编导《玉卿嫂》了。我知道徐俊导演从前从事沪剧，有“沪剧王子”之称，娴熟戏曲，由他导《玉卿嫂》，很合适。

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是《玉卿嫂》改编成越剧后不知道是一番什么面貌。《玉卿嫂》曾经改编成电影、电视、舞剧多种形式，现在又多了一个越剧版的《玉卿嫂》。经过徐俊导演几



番阐释，我了解到原来越剧《玉卿嫂》是把故事背景搬到了绍兴，真正是绍兴版《玉卿嫂》。我觉得《玉卿嫂》以越剧形式演出，倒也恰当。因为越剧题材以女性与爱情为主，这正是《玉卿嫂》的主题，我乐观其成。

2005年，几经波折，徐俊导演果然以超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把越剧《玉卿嫂》推了出来，由袁雪芬的衣钵传人方亚芬担纲，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盛大公演。自此以后，越剧《玉卿嫂》与方亚芬各种荣誉都得到了。2007年，方亚芬以演《玉卿嫂》获得该年度梅花奖第一名。这是评论界对这出戏以及演这出戏的女主角最高的肯定。徐俊导演的努力与心血没有白费。有志者，事竟成。



《玉卿嫂》 日记摘抄

曹可凡——上海电视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越剧《玉卿嫂》策划人

2004年3月2日 晴

今天往苏州采访白先勇先生。

最早知道白先勇这个名字，是缘于杨惠珊主演电影《玉卿嫂》。幸许是杨惠珊出神入化的表演，玉卿嫂这个外表端庄娴淑，内心波澜起伏的女性，一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而白先勇先生的同名小说则更加震撼人心。以后又陆续读了《一把青》、《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等一系列小说，读着读着，便发现白先勇小说人物过去大多辉煌光灿，而这一切都随着时间流逝烟消云散。用他同学欧阳子的话来说，那就是“‘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猥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总之，种种美好是能存留于记忆之中。因此，字里行间弥散着凄艳、凄美、凄凉、凄绝的氛围，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但作者冷峻落笔的同时又怀着悲天悯人的温暖情感，对那些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抒发无限的感慨。爱屋及乌，由此，我竟也成了白先勇的忠实拥趸了。

心理学家认为，每个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逻辑往往与其童年时的经历密切相关。白先勇小说中那种“孤独”和“寂寞”缘于他童年罹患肺结核，且一病就是四年多，这期间什么也不能做，只得乖乖地躺在床上与病魔抗争。“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



度”。后来，白先勇回忆道“……整日与花草和小动物为伍，看见院子里的梧桐落叶，竟会兀自悲起秋来”。抗战胜利后，白先勇全家回到上海，但他却只能孤零零住在当时尚处郊区的虹桥。因此，“一阵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过早体味人间冷暖，他的内心便变得脆弱和敏感，但也引发他对人生的思索。白先生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就是根据在虹桥路的生活敷衍而成的。小说以一个名叫“容哥儿”的小孩的视角，叙述金大奶奶的凄惨遭遇。依我理解，“容哥儿”应有白先勇影子。后来，“容哥儿”又再次出现在《玉卿嫂》中。显然，“容哥儿”就是作者自己化身。白先生借“容哥儿”之口，讲述玉卿嫂与庆生的“畸恋”。而且，“容哥儿”在玉卿嫂的悲剧中是个吃重的人物，诚如夏志清先生所言“假如他不带庆生去看戏，他不会认识这位金燕飞的旦角；假如他不报告玉卿嫂庆生和金燕飞幽会的情形，她也不会动了杀机。最主要的，容哥儿虽喜欢玉卿嫂，因为她生得体面，百事顺他，显然庆生对他吸引力更大；前者不过是个女仆，后者是个自己想搭配的淘伴。”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想知道，白先勇先生的真实生活中是否存在那样一个玉卿嫂，我和白先勇的谈话便以此话题展开。“玉卿嫂生活中的原型就是我姐姐家的一个保姆，那个保姆长得非常清秀漂亮，还戴了两只白耳环，后来出去和她的干弟弟同居，但那个保姆并没有因情自杀。我的小说为何设置自杀的结局，是因为我觉得，只有那样，才是爱情发展的必然趋势，玉卿嫂只有死，才能走到一起。”白先生不紧不慢地答道。

随后，白先勇先生又详尽回忆自己动荡一生的几个重要拐点。除童年困扰于肺病，母亲的去世对他是另外一个重大打击“当母亲的棺木埋入土中时，我仿佛自己的一部分也被埋葬了”。后来，白先勇决定去美国留学，戎马一生的父亲白崇禧将

军破例一直送到飞机舷梯旁。“当我快要踏入机舱，回头望去，发现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父亲竟老泪纵横。没想到，这是我和父亲诀别。”

紧接着，到了美国，白先勇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尤其是在纽约看的一部由外国人所拍，反映中国近代史的纪录片，给了他强烈刺激，他“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所以，在美国，白先勇先生始终有对家的渴望，但又不知道自己的家究竟在哪里，是桂林，是上海，还是台北。好像哪儿都是家，又哪儿都不是家，故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漂泊感。

“也许家对我而言并不是一所具体的房子，一个具体的城市，而是一种文化的归宿。譬如听着昆曲就觉得像是在中国的家”。

其实，在白先勇先生心里，所谓的家也许就是所有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忆，而具体的附着点大概就是中国戏曲。难怪，他古稀之年，倾力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做个实实在在的“昆剧义工”；难怪，他对《玉卿嫂》搬上越剧舞台有着无限的憧憬。

采访结束后，他又再三吩咐：“我确实说过《玉卿嫂》不宜搬上舞台，但这只是我个人观点，希望不会束缚住徐俊、曹路生和你的手脚，我对说绍兴话的玉卿嫂充满期待。”

2004年3月30日 晴

上午和徐俊、方亚芬及画家汤哲明同往苏州看青春版《牡丹亭》彩排。

三月的姑苏城春寒料峭，排练地点匿在一处暂时废弃的“烂尾楼”里，穿堂风呼啸而过，寒冷异常，白先勇先生裹着军大衣，凝神观注，还不时和身旁的汪世瑜、张继青两位昆剧名家交换意见。

排练结束，我和徐俊把亚芬引荐给白先勇先生，一见面，



还来不及细细端详，白先生便脱口而出：“呀，活脱一个玉卿嫂。”原来白先生对自己作品的改编一向严格，但凡他小说需要改编成电影或电视，或其他艺术形式，女主人公扮演者必须得到他的首肯，这几乎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今，白老师的那番话意味着亚芬“面试”通过。要知道，这回越剧版《玉卿嫂》里我们为亚芬量身定做的，如果面试不通过那就全功尽弃了。

听说亚芬是袁派弟子，白先勇先生又饶有兴致地说起他和袁雪芬老师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他来上海观蔡正仁、华文漪《长生殿》感触良多。演出结束，大家去当时作为越剧院“三产”的“越友餐厅”宵夜。“没想到汾阳路150号越剧院那幢就是当年我的家。而且袁雪芬老师的办公室又恰巧是我的卧室。后来我上去看到她办公桌在那儿，我以前也摆那儿。现在《玉卿嫂》要改编成越剧，绍兴戏本来就是擅长男女爱情的感情戏，而方亚芬又是袁老师的学生，我们还真有些缘分。”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暖洋洋的。亚芬似乎也信心满满。

临别时，赠白先生一件汤哲明的山水手卷，白先生甚是喜欢。

2005年1月21日 雨

晚上和徐俊、曹路生、方亚芬及相关制作单位人员晚餐，商讨《玉卿嫂》各项事宜，讨论中，有人提出玉卿嫂与庆生的“畸恋”是否适合越剧；也有人认为，曹路生的剧本太“白”、太“水”，不够“文”、不够“雅”，有点像沪剧剧本。当然，我于戏剧是外行，既不懂沪剧剧本和越剧剧本有何差异，也不明白为何玉卿嫂与庆生的恋情就难以用越剧表现。不过，让我感到意外的倒是个别专家居然连白先勇小说都未读过。

2005年4月12日 阴

今天和徐俊约何赛飞午餐。

由于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方亚芬未能进一步跟进，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许多圈内人士也为她惋惜。斟酌再三，考虑请何赛飞加盟。赛飞早年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台柱之一，在《五女拜寿》中有出色表现，后又长期从事影视剧艺术实践，和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有过合作。关键她很有民国时代女性所特有的气质，她在《大宅门》、《红粉》中就有那种柔里带刚、内心充满激情的个性化表演，还有，她原宗张（云霞）派，而张派与袁派又有渊源。当然，之前也电话征询过白先生意见，白先生说看过她演的《大宅门》很喜欢，举双手赞成。

听完徐俊的导演阐述，赛飞显示出极大兴趣，并愿意空出数月档期，停接所有影视剧，以便我们安排。只是她自认长期疏离舞台，心里有些不踏实，提出是否有可能约请赵志刚配演庆生。随即徐俊致电志刚，没有想到，尽管是配角，赵志刚竟一口答应。

至此，悬在心中石头终于落地了。

2005年5月11日 晴

晚上和徐俊宴请白先勇先生。同席者有徐企平、金复载、曹路生、何赛飞等。原本想请白先勇谈谈对未来越剧版《玉卿嫂》的建议和想法。但白先生表示大家可充分发挥想象力，不必有任何思想包袱。席间，询问白先生有关其父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白先生说，父亲与蒋之间恩怨情仇数十年，他们彼此可共患难，但不能同享乐。但白崇禧是辛亥革命元老，自认为是国民党缔造者之一。1949之后，他左思右想，觉得自己除台湾之外似乎待哪儿都不合适，尽管对到台后处境心知肚明，但最终还是跟



随“老冤家”去台。不过，他不是对蒋愚忠，而是内心有解不开的情怀。“任何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如果没有如此巨大生活落差，也许也写不出像《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那样的小说，因为它改变了我感知世界的方式。”

2005年7月18日 晴

晚上往越剧院观《玉卿嫂》连排。

虽说没有灯光、舞美、服装，甚至音乐也只有一把胡琴、一个鼓板，但两个小时的演出依然引人入胜。赛飞不愧是个好演员，表演细腻且富有层次和节奏感，演唱也基本圆润自如，特别是那一百来句唱，峰回路转，层层递进，毫无生涩之感。志刚唱词还不是很熟，但分寸拿捏相当准确。从唯唯诺诺、含蓄内敛，一直到最后内心哀怨激愤山洪般地迸发，人物内在情感逻辑交待得极为清楚。即便已差不多要被逼到绝路了，志刚那个“庆生”仍收着演，没有滥情，没有为博得几声廉价掌声而故作姿态，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小说结尾处理相对简单，仅仅以容少爷看到玉卿嫂和庆生横卧地上。但舞台上要表现得恰如其分就不容易了。赛飞和志刚娴熟施展戏曲艺术“四功五法”，又结合影视剧表演的某些长处，演来情景交融，丝丝入扣，真正达到白氏小说的悲天悯人的美学境界。《玉卿嫂》是白先勇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读过无数遍。其中的细节可以说了然于胸。但说实话，看连排还是被感动了。

这里，还得夸一夸徐俊。这些年，经过种种磨难，徐俊终于从一个“沪剧王子”蜕变为成熟的戏剧导演。小说中有很多细节很难在戏曲舞台上表现，譬如玉卿嫂与庆生做爱场面如何表现；譬如原小说并没有描写玉卿嫂究竟如何杀死庆生，这就全靠导演的二度创造。现在我们看到，赛飞演的玉卿嫂纵身一跃，两腿夹

住庆生，双手搂住他，然后拔出银簪刺入对方胸膛“庆生，玉姐弄痛你了！不要紧的，玉姐会照顾你的，会像从前一样照顾你，玉姐会像从前一样躺在你身边，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说罢，她转而将银簪刺向自己胸膛，倒在庆生怀里。或许如此处理不免过于戏剧化，但却是符合玉卿嫂性格特征的。由此，也可看出徐俊的戏剧文化修养与功力。

唯感不足的是上半部分略嫌拖沓，既与剧本铺陈过多有关，也可能和演员对戏不熟有关。还有，志刚演惯传统戏，有些习惯动作或许与庆生这一人物尚有距离。

还有一点值得补记，那就是赛飞演戏极为投入。连排前她几乎很少与人交谈。即便我走入排练场，她也只是颌首而已。后来，为避免干扰，干脆蜷缩在排练厅一隅的躺椅上，用一条蓝色被单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自己丈夫和儿子也不理不睬。现在的演员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不多。

2005年10月1日 阴

晚上徐俊忽然来电告知，何赛飞因为健康原因或许无法继续《玉卿嫂》排练，演出就更不可能了。这不啻晴天霹雳。要知道，现在距首场演出不足30天，处理方法只有两种：一是推迟演出时间，但剧场已开始售票，更改日期显然不现实；二是紧急换人，而唯一的候选者也只有方亚芬。

2005年10月3日 晴

晚上和徐俊约见刚从绍兴返沪的方亚芬。亚芬当即态度极为积极，而且她已征询袁雪芬老师意见。袁老师斩钉截铁地说：“既然如此，救场如救火。要抓紧时间投入排练，不可有半点延误。”不仅如此，老人家还劝亚芬取消原本要去宁波祭奠母亲计



划，“孰重孰轻，你要想清楚。如果你能创造一个成功的角色，你母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的。”亚芬说，老师那番话让她感到胸中有股暖流在涌动，眼泪直在眼眶中打转。

随后，徐俊又和志刚联络，通报玉卿嫂易角之事。志刚的反应倒也出乎意料，他觉得可以出演庆生一角，原是给长期离开舞台的赛飞一个心理支撑，以免发生闪失。而亚芬唱念做打可圈可点，故想把“庆生”一角让给其学生齐春雷，使其有个实践机会。与亚芬商量，她倒也认为春雷虽稚嫩，但有潜力。就这样，主要演员终于敲定。

阿弥陀佛，但愿不要再出什么差池了。

2005年10月7日 阴

上午和徐俊同往新康花园拜见袁雪芬老师，对她支持亚芬为《玉卿嫂》救场一事表达感激之情。我们觉得从这件事中可看出像袁老师那样一代宗师的襟怀和品格。因为，在她心里，永远是戏比天大。闲聊中，袁老师谈到越剧20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次重大改革，仅仅解决了像“西厢”、“梁祝”那类剧目的表演问题，后因各种阻挠，未能完成自己希望塑造中国历代中国女性的宏愿。这位84岁的老人虽然因血液细胞异常正在接受治疗，但只要说起戏来，便精神百倍，滔滔不绝。她透露心中最大遗憾是没能将秋瑾这个人物在越剧舞台上立起来。当年她曾收集过大量相关资料，还和秋瑾女儿有过交往。徐俊和我当即表示，一旦《玉卿嫂》演出走上正轨，只要亚芬有兴趣，我们便可着手进行筹备。听罢此言，老人欣慰地微笑。

2005年10月25日 晴

上午接到香港友人电话，得知白先勇姐姐昨日在圣地亚哥去

世，但家人无法寻得白先生踪影。随即致电徐俊，请他速与白先生联络。同时，我们也猜想白先生可能赶不上《玉卿嫂》首演。没想到，数小时后，得到白先生回复：“暂不回美奔丧，如约出席《玉卿嫂》首演。”一代大师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2005年11月1日 晴

《玉卿嫂》今晚在美琪大戏院首演大获成功。

亚芬、春雷、陈湜、周燕儿、许杰等演员都铆足了劲，将整场戏演得如泣如诉，极有张力和节奏感。特别是春雷能克服重重困难，排除各种杂念，把整个身心投放在角色中，成功地将庆生在舞台上立了起来。灯光、舞美也配合得相当默契。只是音响出了点小纰漏，“金燕飞”演唱时，忽轻忽响，叫人捏把汗。与我相邻而坐的袁雪芬老师神情专注，直到大幕将落，方才显现满意神情。到后台长时间雍拥，并向白先勇先生深深致意：“感谢你为我们越剧做了一台好戏。”白先生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玉卿嫂》可以成为越剧保留剧目。

随后，我把白先勇、杨惠珊、张毅等嘉宾请上舞台。杨惠珊几乎哽咽地说，看戏过程中，二十二年前拍摄电影《玉卿嫂》时的情景不时地在脑海中翻腾。据唐斯复告知，杨惠珊来剧场途中，心中一片狐疑，两小时究竟唱些什么内容。因为电影中的许多场景完全靠演员的形体的表情完成，有时甚至连对白都不需要。看完戏后，她对越剧的表演与音乐大加赞赏。

另外，好友毛阿敏也特意从北京赶来看戏。向来爱动感情的她，随着剧情的推进不禁泪水涟涟。

与白先勇先生及剧组主创人员用完宵夜回家，已过子夜时分。



2005年11月2日 晴

中午和徐俊约白先勇先生喝午茶，并请他对昨晚演出提意见。由于彼此熟稔，白先生也不需要客套，直奔主题。他基本肯定昨晚演出，但也中肯地谈了自己的意见：①玉卿嫂是个柔里带刚的女人，因此要在表现其柔美、爱怜方面做足文章。现在，舞台上的玉卿嫂可能太是强烈、夸张，让观众感到有霸气，而这霸气对玉卿嫂而言万万是要不得。玉卿嫂不同与金大班，前者应该低头、承受、隐忍；后者才是仰首、激昂。还有最后那112句唱，音乐强悍有余，和美不足，有喧宾夺主之势。是否可以考虑再轻柔些，这样可能会更打动观众。②玉卿嫂与庆生冲突的处理过于仓促，因为玉卿嫂终究希望以自己的“柔”把庆生勾回来。③小少爷在小说中是个“戏眼”。他无意间促成悲剧发生，这根线在戏里有些散漫不清。特别是后半段，小少爷几乎没了踪影，很可惜。玉卿嫂和庆生的戏很动人，反映了她那天然的母性。所以，在玉卿嫂唱完那112句后，可以让小少爷再出场一次，对玉卿嫂表达其安慰。此时，玉卿嫂最为孤独，庆生走了，她的世界也完了，身边只剩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通过玉卿嫂对孩子拥抱、爱抚，人们会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寄予同情。这样，既保持小少爷这根主线，也为玉卿嫂最后绝望之举提供了理由。④亚芬是难得的好演员，唱如珠走玉盘，演则收放自如，身段、台步很俏，也很利落。但演庆生的演员相对稚嫩，演唱时尚自然，不唱时就有些手足无措，导演是否可增加一些小道具，使其稍活络些。⑤最后结局最好给庆生一段辩护式表白。他对玉卿嫂有依赖，有感恩。同时，内心也渴望独立。正是如此矛盾心理才最终导致惨剧发生。不要过分渲染庆生对玉卿嫂的厌恶感。⑥玉卿嫂与庆生同归于尽的那场戏动作和语言都过于冗长、罗嗦。当玉卿嫂持刀刺向庆生时，是否不用台词，不然就过于直白。庆生只要轻轻说一声

“玉姐，玉姐”即可。因为观众至此什么都明白了。还有，玉卿嫂与庆生的拥抱太戏剧化。因为玉卿嫂至死也还是有尊严的，而不可能像戏中表现的跳起来，想想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⑦再来说金燕飞。金燕飞对庆生来说，犹如一股春风，戏不可太多，但却是符号性的。故造型顶顶要紧。如今，金的旗袍感觉不对，没有呈现飞的感觉。她与庆生谈对上海的向往直露了些，太像文明戏。⑧电影《玉卿嫂》（小说无此情节）中有一细节，即庆生善拉胡琴，这一技之长可以理解为庆生为何愿意，也能够跟着金燕飞的戏班走。而琴声也可代表心声，一举两得。

下午又重读一遍小说《玉卿嫂》，回味白先勇先生话语。

晚上约林怀民、蒋勋、赵丽宏等两岸文化名家观《玉卿嫂》。演出结束，他们三位也各自发表自己看法。林怀民先生的意见主要集中两点，一是全剧是否需要那么多过场，即便要过场，是否也一定要在黑咕隆咚的环境里完成，因为迁景原本也可以很有趣。二是美琪大戏院舞台较大，而这出戏的人物相对较少，故不宜多布顶光。相反，要尽可能利用舞台两侧的侧光，以便使舞台更为集中。蒋勋认为玉卿嫂与庆生的关系由来，放在最后似乎太晚了，戏的上半部分就应该有所交待。赵丽宏则感到小少爷的戏最后给丢了，有些奇怪。因为原小说是以小少爷眼睛看待一切的。所以，要么在后半场增加这条线，要么索性将其删除。此想法倒是与白先生有不谋而合之处。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尤伯鑫——上海越剧院院长

越剧《玉卿嫂》首演于2005年11月，这部新作一经问世就引起了社会瞩目。它在2006年秋中国越剧艺术节获得剧目金奖，同年底进京演出又受到戏剧界专家和观众的首肯。作为该剧制作人之一，我见证了剧组走过不同寻常的历程，其间一些事令人“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玉卿嫂》的创作是由上海现代人剧社掌门人张余和导演徐俊策划的。他们约请曹路生编剧，并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申报立项。之后，他们找到上海越剧院，拿出具体方案要和我们合作完成剧目创作。我被他们积极务实的精神所打动，对他们的创意构想很有兴趣。我感到，越剧现代戏的选题一定要适应剧种的气质与性格。历史上一大批戏，出于应时应景之需，对题材不加分析，唯“重”唯“大”是举，结果戏往往“速朽”，难以存留。因此，我们对现代戏创作十分注重这个问题。前几年剧院创排的《早春二月》和《家》获得成功，首先在于剧目题材的选择是对路的。《玉卿嫂》这一题材不仅适合越剧搬演，而且为越剧带来了一个与传统迥然有别的颇具现代意义的女性艺术形象。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取得共识，把它列入创排计划。

说来也有意思，我与徐俊相识缘于越剧。他原是沪剧界一位已有名声的小生演员，可是在他事业大有作为的时候，忽然从舞台上隐退了。数年以后，徐俊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时，他已经完成了职业身份的“转型”：从一个演员成为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导演。他的导演之旅，始于赵志刚、陈湜主演的越剧《第